

武俠精品

劫火鴛鴦

中

台灣◎陳青玄

内容提要

月色凄迷、秋萤闪烁，一个衣裙飘曳的窈窕身影，在无双堡的废墟间缓缓游动。是人，是鬼？是幽灵？或是冤魂？……由此，引出一段离奇而令人眼花缭乱的故事故。无双堡少堡主武同春，满怀仇恨，在隐居多年后，重返武林。他要寻找那个淫其妻、废其家的仇人。孰料，却陷入了举步维艰、险象环生的境地。一场罕见而暴烈的搏斗，正在悄然酝酿。正义、还是邪恶？仇人，还是朋友？令人难辨。而陈年悬案的新发现，更使人莫测高深。武同春在血与火的磨炼中，练就了“玄黄剑法”，终于旧怨澄清，深仇得报。那游荡于无双堡废墟中的身影，亦得昭然……

本书气势雄伟，故事惊险曲折，情节独出心裁，跌宕起伏，读来别有一番风味。

十

武同春道：“西门尧会用这种手法么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没听说过，不过……武林人有个通病，有些秘技是不轻易显露的，除非当场被人指出。”

武同春想了想，又道：“您老听说过这种手法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谁使用这种手法？”

“这就不得而知了。”

“以前有没有发生过杀人不留痕这类事？”

“有，‘黑纱女’师徒不正是么？”

武同春皱起眉头道：“手法名称一样？”

“鬼叫化”摇头道：“不清楚，似乎不曾听人这么说，一般只知道‘接引婆婆’杀人无痕，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法谁也不清楚。”

说着，目芒在武同春身上一绕，又道：“老弟，你帮忙把老道的尸身侧过来，老要饭的仔细检视一下。”

武同春收起剑，然后双手扳转“紫阳真人”的尸体。

就在此刻，“鬼叫化”出手如电，连点武同春数处大穴。

武同春做梦也估不到“鬼叫化”会对他猝然出手，心理

上毫无防范，连意念都不及转，便“砰”然栽了下去。

“鬼叫化”收起平时那玩世不恭的神色，满面凛然。

武同春被点倒在地上，既不怒，也不愤，而是无比的惊诧，怎么也想不透“鬼叫化”会猝然对自己出手。

“鬼叫化”语气森森地道：“三十年老娘倒绷孩儿，如果不是西门尧一句话，老要饭的真被你蒙住了。”

武同春身不能动，口还能开，厉声道：“您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鬼叫化”厉声道：“你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。”

武同春满头玄雾，瞪着眼开不了口，这情况太突然也太意外了。

“鬼叫化”一把抓下了武同春的人皮面具，目光如刃地道：“说！你小子的真正来路是什么？”

就在此刻，一阵极其刺耳的怪声起自院中，似哭不像哭，似笑不像笑，这怪声武同春毫不陌生，他知道来的是谁了。

“鬼叫化”脸色一变，脱口道：“九尺二！”

一黑一白两个矮怪出现在门边，四道目芒，投射在武同春的身上，怪声不停，似乎相当得意。

“鬼叫化”寒声道：“你兄弟想干什么？”

白衫怪以腹语应道：“他是我兄弟早就选中了的人，没你要饭的份，请吧！”

“鬼叫化”冷哼一声道：“选女婿么？以老要饭的所知，你兄弟并没女儿。”

黑衫怪接口道：“要饭的，咱们最好别伤和气。”

武同春穴道被制，由于“鬼叫化”手法特异，一时之间无法以玄功冲开，只好静待下文，反正现在连“鬼叫化”也

成敌人，落入谁手都没分别。

“鬼叫化”电闪上步，打狗棒猝然打出。

双怪不虞“鬼叫化”会猝然出手，本能地向后闪退。

“鬼叫化”这一着是虚招，打狗棒在三分之二处突然收回，反手捞起武同春，从后门逸去，动作一气呵成，快得令人咋舌。

冲出后门，掠上墙头，一道排山劲气，倏告迎身卷来，“鬼叫化”倒翻而回，武同春被抛到丈外墙脚。

墙头上闪现一个魁伟的青袍老者，发掌逼回“鬼叫化”的人便是他，看来他早已伏伺此地。

外面“鬼叫化”蹦起身来，寒声道：“好哇！姓钱的，物以类聚，你们竟搭上手了。”同一时间，白衫怪扛起武同春，逾墙而去。

黑衫怪与青袍老者，双双电扑“鬼叫化”，掩护白衫怪脱走。

“鬼叫化”身为丐帮首座长老，别人出了手，他不能不应战。

白衫怪够乖觉，出了围墙之后，加点武同春穴道，以防发生变化，武同春在无法反抗之下，失去了知觉。

一条灰影，遥遥紧跟在白衫怪之后。

武同春回复知觉，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破烂不堪的房子里，蛛网尘封，霉气触鼻，相当不好受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。

房里很阴暗，但可以看出天还没黑。

不见双怪，也不见那姓钱的青袍老者。

武同春试运内力，发觉穴道已解，功力也已回复，不由

大感意外，想站起身来，才发现双腿酸软如绵，丝毫不能着力，只上半身能动，登时泄了气，原来对方是以这种手段来禁制自己。

双手用力，把身体拖移到壁边，半靠坐着，心里那份窝囊，简直难以形容。

现在，他开始恨“鬼叫化”了，如果不是老要饭的出其不意来这一手，自己便不会为双怪所乘。

“鬼叫化”为什么会这样做？这是个猜不透的谜。

人影一晃，现身的是那陌生的青袍老者。

武同春冷眼瞪着对方，没开口。

青袍老者端详了武同春几眼，喃喃地自语道：“奇材，真是块上好材料，兄弟俩眼光不错，算找对了人。”

武同春忍不住开口道：“阁下如何称呼？”

“南荒侠钱森。”

“想把在下怎么样？”

“造就你成一个非常高手。”

“嗯！有意思。”

“当然有意思，造一桩武林奇迹，现在我们好好谈上一谈，你这张脸，不是生来如此，能告诉老夫原因么？”

“无可奉告！”

“噢！这么说……老夫如果问你来历，你也不肯回答了？”

“不错，阁下颇有自知之明。”

怔了怔，青袍老者自我解嘲地笑笑道：“没关系，反正知道你叫‘鬼脸客’就成了，合力造就你成为无敌高手，当然，你会问既能造就一个无敌高手，为什么本身不自我成就？这是因为资赋与年龄所限……”

武同春吐了口闷气，道：“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青袍老者打了个哈哈，目中精芒一闪，道：“问得好，为了要你去办一件事，不须任何名份，使你功力速成之后，就去办事，给你功力，算是代价，事完，各行其道。”

这倒是件稀罕事，武同春道：“办什么事？”

青袍老者略一沉吟，道：“索性先告诉你，去杀一个人。”

武同春惊道：“杀人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一个身手极高的人，是谁先不必知道。”

“杀人总有个目的……”

“当然，‘九尺二’兄弟惨被毁容，老夫独子被杀，报仇，这就是目的。”

窒了窒，武同春冷冰冰地道：“阁下认为在下愿意么？”

青袍老者不假思索道：“你会愿意的，你可以因此而成为天下第一高手，又可扬名四海，而所付出的，只是杀一个人，得到的终生受用不尽。”

冷笑了一声，武同春道：“阁下错了，在下不答应。”

青袍老者笃定般地道：“你会答应的，因为你现在在老夫们的掌握中。”

武同春冷哼了一声道：“阁下可曾考虑到一件事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在下成功之后，剑锋可以回指，不一定指向阁下等要杀的人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你这一说，表示你面恶心正，是个正派人。不过，你放心，老夫等在江湖上打滚一生，不会做无根的事，

早已考虑到了。”

“怎么说?”

“你现在不是双腿不能动弹么?这是一着妙棋，到时，让你恢复一半，办完事，再还你另一半，如果你心生异念，那就一辈子残废，还有，除了施术者本人，普天之下没第二个人能解禁制。”

这一着的确够阴毒，武同春闭口不语，心中恨火炽燃，三个老匹夫为了报仇而不择手段，令人发指，其可原但行可诛，尤其“九尺二”为了物色人才，枉杀了不少年轻人，更属死有余辜。

身影动处，黑衫怪来到房中，以腹语发话道：“真不容易摆脱了那臭要饭的!”说着，目光扫向武同春，又道：“钱兄向他解说过了么?”

青袍老者道：“全说清楚了!”

“他答应了?”

“还有点不大愿意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他会应承的，他决不会愿意当半个活人。令兄呢?”

“随后就到，他要确定附近没外人盯踪。”

话声才落，一声怪啸传了进来，青袍老者脸色大变，黑衫怪五官不辨是以看不出表情，但目中尽是骇芒，车转身掠了出去。

“哇!”又是一声狂啸传来。

武同春心弦疾颤。

青袍老者脸孔变了形，厉声道：“难道是那老狗追踪而至?”自语声中，弹到破窗边向外探视。

一个冷得令人发颤的声音起自门边：“钱森，轮到你了！”

武同春一抬眼，心头大震，现身门边的，赫然是灰衣人。

青袍老者回过身，脸孔登时缩小了，但眸中却泛出了怨毒至极之色。

武同春骇凛不已，看来灰衣人便是毁“九尺二”兄弟之容，杀青袍老者独子的人，而对方要自己去杀的，也正是灰衣人。

灰衣人冷酷地道：“钱森，你自了吧！别让那两兄弟久等。”

这句话，证明“九尺二”兄弟业已被杀。

双怪的功力并非泛泛，也属使人闻名丧胆的人物，而被杀于灰衣人举手投足之间，则灰衣人的功力，太不可思议了。

青袍老者脸色变了又变，突地破窗而去，灰衣人如影附形般穿出，惨号传来，结果是什么也不必说了。

武同春寒气大冒，灰衣人自称是妻子华锦芳的父执，到底是何来路？在转眼之间，毁了三个江湖巨擘，堪称心狠手辣之尤。

脚步声起，灰衣人自房门步入，直迫武同春身前。

武同春正待开口，却被对方的狰狞目光镇住了，心想：“看样子他要对自己下手，为什么？他是以杀人为乐么？”

灰衣人的手徐徐扬起。

武同春惊魂出了窍，下身不能动，无力反抗，脱口厉呼道：“阁下意欲何为？”

灰衣人冷森地道：“不能让你活下去。”

死亡的阴影，立即罩住了武同春的心，这样死法，的确不能瞑目，出自本能，双掌猛然推出。

虽然他是坐着，但功力到了某一程度的高手，仍然未可

小覬，尤其是在拚命之际，劲浪猛卷中，灰衣人退了一个大步，劲气余劲未衰，朽木积尘纷纷落下，本就破旧不堪的房子，有倾塌之势。

蓦在此刻，一蓬黑点，自窗口射入，罩向灰衣人，疾劲有声。

灰衣人是背对窗口，闻风知警，侧身挥袖急拂，黑点四射，紧接着，窗外出现半截人影，赫然是青袍老者钱森，但乍现又隐。

武同春骇然，刚才分明听到惨号声，人怎么还活着，而且发暗器施袭？

灰衣人穿窗而出。

武同春猛觉穴道被点中，身形一轻，似被人挟起，随即失去知觉。

知觉回复，换了地方。

首先看到的是船篷，低矮狭窄，是在一条小船上，他撑起上半身，身边坐着一个人，赫然是“鬼叫化”，他一时不知如何开口才好，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，但是双掌本能的暗中蓄势。

“鬼叫化”神色凛然，没有半丝笑容，直瞪着武同春。

武同春努力镇定了一下心神，开口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鬼叫化”冷冰冰地道：“没什么，老要饭的不能让你死。”

武同春怔了怔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鬼叫化”陡地目爆厉芒，冷冷地道：“咱们来谈谈‘玄黄经’的事。”

武同春突然明白过来，“鬼叫化”猝然出手点倒自己，是为了“无我大师”遗赠的“玄黄经”，是经由西门尧点破的，

“无我大师”被害的一幕闪现心头，记得掩埋完毕之后，“鬼叫化”随即出现。

而那时自己是本来面目，难道凶手是“鬼叫化”？心念及此，眸中不期地射出杀芒，寒声道：“‘玄黄经’怎么样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若不是西门尧指出你小子的剑术来自‘玄黄经’，老要饭的还蒙在鼓里，说，你是怎么得到的？”

武同春反问道：“圣僧是如何死的？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要知道。”

“是老要饭的在问你！”

“阁下不把话说清楚，休想我告诉你阁下半个字。”

“你小子想受点活罪？”

“本人决不在乎。”

窒了片刻，“鬼叫化”似乎屈服了，长长吐口气道：“这经是‘无我大师’与西门尧共同得到的，经上的武功何以出现在你身上？”

武同春心中一动道：“阁下是想得到经而杀人？”

“鬼叫化”大叫道：“放屁！”

话锋一顿，目珠连转，点点头道：“老要饭的明白了，年前‘无我大师’是武同春掩埋的，还有那白石玉也在场，而你带着武同春的兵刃，说是受托替他办事，这当中蹊跷大了，你小子明白地交代一下。”

深深一想，武同春道：“阁下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一句话，‘无我大师’死因可疑，而你小子嫌疑最重。”

武同春困惑了，他无法判断“鬼叫化”的居心，连带西

门尧也成了问题。

“鬼叫化”冷厉地又道：“快说，不然老要饭的可要违背祖师戒动粗了。”

武同春瞪眼道：“阁下居心叵测，本人拒绝作答。”

“鬼叫化”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小子杀了武同春，夺剑取经，对不对？”

武同春咬咬牙，道：“阁下与西门尧都志在‘玄黄经’，对不对？”

“鬼叫化”目泛骇人厉芒，久久，改变了语调道：“反正你小子飞也飞不了，老要饭的坦白告诉你，当初，老要饭的与‘无我大师’商妥，物色一个资质上乘的奇材，以‘玄黄经’造就他，作武林中流砥柱，以造福武林苍生，结果选上了武同春，不意发生了这种意外事件……”

武同春登时激动起来，“无我大师”是曾经说过结大善缘的话，看来“鬼叫化”说的不假，可是人心难测，不可不防。

当下武同春期期地道：“您老说的是真的？”他改回原来的称呼。

“当然！”

“在下能信赖么？”

“凭丐帮首座长老的名头身份保证。”

武同春面临抉择，他不知道该不该抖出身份，“鬼叫化”以丐帮首座长老的身份保证，当然可信。

但天下的事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，目前杀害“无我”师徒的凶手还没伏诛，是否该暂时保守这秘密，等情况明朗之后再定对策？

他不开口，“鬼叫化”可不耐烦了，沉声道：“老要饭的

话已说明，你如再不快作交代，便将噬脐莫及。”

武同春灵机一动，得了主意，目芒一闪，道：“好，在下坦白奉告内情。”

“鬼叫化”迫不及待地道：“快说！”

武同春把“无我大师”遇害，临死遗经的事实复述了一遍，但假托是武同春告诉他的，然后加以补充道：“在下与武同春是同宗，而且双方盟有血誓，头是两个，命是一条，同生共死，所以在下与武同春是二而一的关系，目前，他在一处十分隐秘的地方潜修经上武功，把剑交与在下代办一桩私事，剑法是他转传的，这便是全部实情。”

话说得入情入理，“鬼叫化”无法不相信，改容相向道：“那是老要饭的误会老弟了，抱歉之至。”

苦笑一声，武同春道：“您老这一误会，把在下害惨了，两条腿被‘九尺二’他们禁制住，说天下无人能解，而他们……对了！那姓钱的没死？”

“死了！”

“可是……他曾在破屋窗外……”

“那是老要饭的利用尸体，故弄玄虚，藉以引走灰衣人，好带走老弟你。”

“啊！您老还发了暗器？”

“什么暗器？是一把干羊屎。”

“羊屎？”武同春不由笑出声来，这老叫化的确有意思，把羊屎当暗器，但从那疾劲之势看来，手力实在惊人，灰衣人知道了不气死才怪。

“鬼叫化”挪近些，道：“让我看看你的腿！”

摸索了半晌，颓然道：“真是邪门，不知是什么手法所制，

穴脉并没异样，这……如何是好？”

武同春黯然无语，禁制不解，还不是活死人一个，什么都别谈了。

“鬼叫化”皱眉苦想，良久，开口期期地道：“圣僧虽死，总算愿望达成，‘玄黄经’终于给了武同春，可是……偏又节外生枝，嗨！老叫化生平做过这一件孟浪事，害了老弟，这……”

武同春吐口气，道：“这也不能怪您老，反正……他们迟早还是要找在下的。”

“鬼叫化”翻脸道：“怎能不怪，如果不是我点了你穴道，双怪就无法得手。”

武同春道：“既成的事实无法改变，您老不必自责，还是谋解决之道吧！”停了停，又道：“奇怪，灰衣人为什么想毁在下？您老真不知道他的来路？”

“鬼叫化”摇摇头道：“不知道，以前没见过，他现身之后，仅知他身手极高，是个难惹的人物。”

武同春不经意地道：“我们怎会在船上？”

“鬼叫化”笑笑道：“最稳妥的谈话之所，决不虞有人窃听。”

突地，一个声音道：“不见得吧？”

“鬼叫化”老脸大变，翻身向船头外望，气呼呼地道：“人倒楣总是碰见鬼！”

武同春也同时扭转上身从篷隙向外望，只见小船是系在水边，一眼看去，尽是翻白的芦苇，隐约间见一条蓝色的身影，在白浪中闪过，快得惊人，心中一动，脱口厉声叫道：“是他！”

由于角度的关系，“鬼叫化”没发现，回头道：“是谁？”
武同春愤愤地道：“白石玉。”

“是那穿蓝衫的小穷酸？”

“唔！”

“这小子大有问题。”

“在下非逮到……”想到双腿，倏然住了口。

“鬼叫化”突地一拍脑袋，道：“老要饭的想到了。”

武同春双目一亮，道：“您老想到什么？”

“有一个人定能解老弟双腿的禁制。”

“噢！是谁？”

“嗯！很难说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对方是个怪物，不通人情……”

“到底是何许人物？”

“铁心太医。”

“铁心太医？”

“嗯！你当然不知道，这怪物已经近三十年没现身江湖了，论医术，堪称可活死人而肉白骨，只是人太古怪，如果是他不愿做的事，杀了他也没用，软硬全不吃，全看他一时高兴，老要饭的在八年前曾见过他一次，是无意中碰到的。”

武同春精神大振，激动地道：“人在何处？”

“鬼叫化”嘻嘻一笑道：“说来老弟不信，在一个尼姑庵里。”

武同春为之瞠目结舌，半晌才道：“您老在开玩笑？”

“鬼叫化”正色道：“是真的，怎么是开玩笑！”

武同春期期地道：“不可思议，男人……住在尼姑庵里

……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您老八年前碰到他在尼姑庵里？”

“鬼叫化”摇头道：“这倒不是。”

“那怎么说？”

“老要饭的八年前偶然碰到那老怪物是在路上，有个镖师在叩谢他救命之恩，事后据那镖师说，老怪物是住在一座尼姑庵里。”

“怪事，也许那镖师是在信口开河？”

“不，他还说出了地方。”

“噢！远么？”

“由此地去……两三天行程，不管真假，总得一试，除了他，老要饭的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能解老弟的禁制。”

武同春沉默了片刻，道：“可是……在下不能行动。”

“鬼叫化”毫不犹豫地道：“小事一件，老要饭的自有安排，我们先走一程水路，然后再上岸，对了，你还是把面具戴上。”

说着，把原先收回去的人皮面具，还给武同春。

武同春接过，戴回了面具。

“鬼叫化”解了缆，小舟顺流而下，漂行了约莫四五里，“鬼叫化”把船靠岸系好，然后挟着武同春登上陆地，快速前行。

一个老乞丐挟着一个年轻儒生奔行，所幸荒野无人，不然定必惊世骇俗。

时近黄昏，夜色逐渐加浓。

“鬼叫化”挟着武同春岔上大路。

不久，路旁出现一间草寮，业已半塌，看来以前专做走脚生意的路边摊棚，可能生意不好而收了。

“鬼叫化”停步道：“老弟，你在棚子里暂时歇着，老要饭的去设法找代步！”

说着，进入草寮，把武同春放下，再叮嘱了一番，抓了些枯枝、乱草堵住门洞，然后疾步离去。

武同春靠坐在草寮，心中感到无限的窝囊，“九尺二”与那青袍老者用这种手法坑了他，但对方已经全送了命，他连恨的对象都没有。

一阵沙沙的脚步声传入耳鼓，武同春双腿不能行动，是以警觉性特高，忙用手扒开一个洞外望。

两名黑衣壮汉，抬着一顶黑色小轿，冉冉而来。

远处传来了马蹄声，黑轿距草寮不远，后面四骑马泼风般驰来，超前勒转马头，齐齐下了马，拦在路中。

是四名黑衣武士，标志显示是“天地会”的弟子，相当剽悍。

小轿落在路中。

抬轿的黑衣汉子之一大喝道：“你们这是做什么？”

四武士之一寒声道：“把轿门打开。”

黑衣汉子瞪眼道：“找死么？”

武同春大为困惑，轿子里坐的是何许人物，一个抬轿的公然敢叱喝“天地会”的武士，想来必非寻常人物。

那武士狞声道：“是你找死！”

抬轿的黑衣汉子凶巴巴地弹身迫迎四武士，粗声粗气地道：“试试看是谁找死？”

那武士怒哼一声，道：“你想死那是没办法的事！”

剑芒闪烁，恶狠狠的戳向那黑衣汉子。

黑衣汉子轻轻一闪，飘出剑圈之外，身法相当不俗，一